

寶歸次峽石，王堅追還殺之。帝（蒙哥）遂命汪德臣進圍合州，俘其男女八萬人。三月，帝悉率諸軍進至合州城下。城在嘉陵江及濤江交流處，三月四月兩月間，屢攻不克。五月，大雷雨凡二十日。」又云：「六月，蒙哥屢攻合州不克。七月，汪德臣復選兵夜登外城，王堅率兵逆戰。遲明，德臣單騎大呼曰：王堅，我來活汝一城軍民，宜早降。語未竟，爲飛石所中，因得疾死。會天大雨，

攻城梯折，後軍不克進，俱退。蒙古軍數攻城，死傷甚重。而軍中痢疫盛行，蒙哥亦得疾。八月，乃留精兵三千守之，餘悉攻重慶。越十二日，蒙哥死於合州城東十里之釣魚山。」注云：「刺失德史集，則謂蒙哥嗜酒，時軍中痢疫盛行，因染疾死。」此與中國史志記蒙哥之死異矣。

經今古文平議

邵祖平

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，開弟子員，設科射策，勸以官祿，訖於平帝元始，百有餘年，傳業者浸盛，枝葉蕃滋，一經說至百餘萬言，大師衆至千餘人，蓋政府崇獎之效然也。諸經由政府立爲學官，在朝廷者，謂之今文，未立學官而在民間者，謂之古文。如言易，初立學官者惟楊何，繼立者施孟梁丘京氏，皆今文也；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，則古文也。如言書，歐陽大小夏侯立於學官，皆今文也；而古文尙書出於孔子壁中，孔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，則古文也。如言詩，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，皆今文也；而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，則古文也。如言禮，后倉初立學官，戴德戴聖後立，皆今文也；而平帝時立逸禮立樂經，則自民間得來之禮樂，雖立學官，猶爲古文。至周禮初出曰周官經，劉歆始改今名，蓋由山巖屋壁而入於秘府，則古文也。如言春秋，公羊穀梁立爲學官，皆今文也；而平帝時立左氏傳，則古文也。諸經古與古同，今與今同，惟戴德戴聖兩禮記書中自有今古。蓋漢初求書，官私所得，有先師經說，有子史雜鈔，最爲駁雜，采有今學者，則爲今學家言；采自古學者，則爲古學家言。漢人以其出在古文之先，又有博士，遂同以爲今學。此今古文所以混淆之故，然則立在學官，亦有不能認爲今文者矣。

今古文與學官之關係，略如上述，而今古文之在經學本身上，則亦有二種之不同。二種之不同者：一爲文字之殊異，一爲典章制度與事實之殊異是也。文字殊異者，譬如尙書古文篇數多，今文篇數少，今文用小篆，古文爲大篆（包括科斗文在內）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，酒誥脫簡一，召誥脫簡二，率簡二十五字者，脫亦二十五字，簡二十二字者，脫亦二十二字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，如古文表字作櫛，格字作格，俊字作峻，德字作惠，睦字作番，洗字作毳，煥字作炘，成字作戚，熙字作熈，驩字作鵠，見於堯典者約如上。足見今古文文字大有出入矣。典章制度事實殊異者，如周禮謂公五百里，侯四百里，伯三百里，子二百里，男百里，而王制公侯方百里，伯方七十里，子男方五十里。又如周禮十二年一巡守，王制五年一巡守，此典章制度殊異之類也。穀梁傳，魯季孫行父禿，晉卻克眇，衛孫良夫跛，曹公子手僂，同時而聘於齊，齊使禿者逐禿者，眇者逐眇者，跛者逐跛者，僂者逐僂者，以博肅同姪子臺上之笑，乃左氏傳所無。今文之穀梁，與古文之左氏，事實殊異，其例如是。足見今古文之異趣矣。

古學今學各立門戶，今學盛於西漢，古學盛於東漢，爭論起於東

124986

漢。陳元范升爲左氏傳之建立學官，各有詰難。升謂左氏淺末不宜立，元謂邱明至賢親受孔子宜立，往還辯難至十餘次，抗疏見後漢書本傳中。繼有李育，涉獵古學，嘗讀左氏傳，雖樂文采，然謂其不得聖人深意，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而張公羊，與賈逵往返論難於白虎觀中，皆有理致。最後何休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，始得公羊本意，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，作公羊墨守，左氏膏肓，穀梁廢疾。鄭玄起而攻之，乃著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，爲入室操矛之舉。賈逵主古學張左氏傳，而謂五經家皆無以證闡微明劉氏爲堯後者，而左氏獨有明文。又信河圖大星如虹下流華渚，女節意感生白帝少昊氏之說，與左傳合，則牽入圖讖，非純古文學矣。綜觀西漢之時，孔安國之古文尙書未立，毛公之詩在民間，費高之易本師不明，而漢武帝又喜公羊。古今之爭，雖無朕兆，然古學實遠非今學之敵。且董仲舒之春秋繁露，已爲今學畫一嚴整之疆域矣。東漢之時，范升李育羊弼皆深明今學，而何休解詁公羊，今學旗幟遂明。鄭與陳元服虔皆深明古學，而賈逵解詁左氏，古學壁壘乃固。今古文之爭，實以公羊左傳爲之範疇。然後漢書云，中世儒門，賈鄭名世，則賈逵兼事圖讖以古文名家而不純。鄭玄箋注今古文各經，又混合今古文名家者也。近人廖繼平先生，以地域區分今古文，則謂古學家燕趙爲多，今學家實爲魯學，齊地北爲燕趙，南爲魯，則以今學參用古學，微變本師之說，如穀梁氏是也。何休獨主公羊，目穀梁爲廢疾。可知當時今學派別之森嚴，後世治今學者，則往往牽穀梁以攻左氏矣。此論今古文之主張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孔子述而不作，古文學家所主也。六經皆孔子所作，今文學家所昌言也。六經不論爲作爲述，皆因孔子而成。孔子聖之時者也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去則去，可以速則速，可以久則久，而自古文家今文家眼中觀之，則仕隱顯晦，在跡在心者，各有不同。古文家謂孔子之六經皆以化人爲本；今文家則謂六經皆微言不爲顯用；古文家謂史與經本不應分，六經只是古史陳賬；今文家則謂春秋虛託空言，特借時事

以衍王制之制度，爲漢制法而已。如是則孔子徒夢周公而不爲周公者乎？又豈勝於周而顯於漢者乎？使二者必居其一，則孔子果何以爲聖之時者乎？因此古今文二派在孔子爲人著述上，肇開論戰。古文家因孔子有從周之言，乃遠贊周公，因周公而頌其創作之周禮與左傳凡例。今文家謂孔子素王爲從質，從殷之質，而遠贊伊尹以素王說湯，以孔子之聖之時曲從伊尹之聖之任，此爭論範圍空闊之漸漸拓開者也。古文家因欲張其所主之周禮，乃謂字文周時開闢殘破，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，曰先治心，曰敦教化，曰盡地利，曰擢賢良，曰卹獄訟，曰均賦役，蓋實以周禮爲本，終能斷彫爲朴，變奢從儉。隋及唐初，齊蒙其福，貞觀之治，基礎於此。今文家因欲摧毀古文家之立足點，乃謂周禮爲劉歆所偽造，左傳爲河間人所偽造，左傳凡例爲劉歆門人所偽造，偽造之極，則以六經皆孔子所作，堯舜皆孔子依託，實無其人。此爭論範圍時間之漸漸拓開者也。兩家抵牾蹈瑕，戰線極長，其影響於政教者，左傳義深於君父，公羊多任於權變，故仲舒逐君行權，伍胥推刃，紀侯之弟服罪之說，公羊皆絕異於左氏。古文家以周公攝天子，爲萬世之君立皇極，致太平之跡，具在周官一書，今文家尊孔子爲教主，其王制一篇，因革虞夏商周四代而成，固將行之漢代而無敵者也。其影響於學術思想者，古文家與史學倫理學程朱哲學接壤，今文家與政治學宗教神學陸王哲學毗鄰，其末流縱蕩，而有康有爲之大同書，譚嗣同之仁學，則舉一切固有者摧陷而橫決之，則思潮之絕新異者矣。要之古文家認經爲史，往昔一切禮制綱常，皆事之已成，不容推翻，而切忌除舊布新，今文家認經爲子，今後一切創作思維，皆事之未來，至無端倪，而不能不有所因革。鼓學術史者，往往涉及思想，而古今學家思想之徑庭相反，實有難於攝取者。今僅就經學主張之不同，表列兩家互糾自明之語三十二則如左，對照觀之，庶知其強弱形勢之所在焉。

(一) 漢初人不見周禮。周禮蓋出於山巖屋壁，復入於祕府，五家之儒，故不得見。(古)

章炳麟

(一)王制爲孔子手訂之書，兩漢經師皆不識王制爲今學之祖。
(今)

廖平

(二)史記載李斯奏云，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此文本應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者。何以知之？以李斯之請燒書，本爲反對博士淳于越。豈有民間不許藏詩書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。
(古)

章炳麟

(二)秦火不焚博士之書。(今)

本鄭樵語今文家喜引之

(三)漢代只有王侯二等，無三等，謂孔改五等爲三等，爲漢制法無據，故文家五等質家三等之說不能成立。(古)

章炳麟

(三)王制爲周禮封建之制，變爲郡縣，郡之大者，方廣得四五百里，漢初封國大者亦四五百里，此所本也。(今)

廖平

(四)書序中有湯誥，壁中亦有湯誥。原文載殷本紀中，如謂僞造，太史公焉得采之。(古)

章炳麟

(四)伏生傳尙書二十九篇，以尙書本只二十九篇，二十九篇之外，皆劉歆所僞造。(今)

廖平

(五)太史公治古文，尙書具有明文。(古)

章炳麟

(五)史記今多於古。(今)

廖平

(六)太史公自言年十歲誦古文尙書。(古)

章炳麟

(六)此所謂古文，乃漢以前之書，非古文尙書。(今)

廖平

(七)詩以關雎爲風始，鹿鳴爲小雅始，文王爲大雅始，清廟爲頌始。(古)

章炳麟引詩大序語

(七)詩以大明爲水始，四牡爲本始，嘉魚爲火始，鴻雁爲金始。(今)

廖平引詩汎歷樞語

(八)周公致太平之跡，具在周官。(古)

章炳麟引劉歆語

(八)孔子素王新周改文從質之意，見於王制。(今)

廖平

(九)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，孔安國獻之。(古)

章炳麟引漢書藝文志

(九)假借境宅得書，史臣回護之言。(今)

廖平

(一〇)史與經本不應分。(古)

章炳麟評文史通義語

(一〇)王制與孟子，祭法與國語，宜無不合矣。其中乃有小異處，此宜衆同，不宜求異也。今學禮漢以前有孟荀韓墨可考。(今)

廖平

(一一)魏晉說經雖精到不及漢儒，論其大體，實勝兩漢。故漢學二字，不足爲治經之正軌。(古)

章炳麟

(一一)康有爲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，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，皆劉歆所僞造，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，皆在所排擊，

124988 則所謂復古者，由東漢以復於西漢。（今）

梁啓超

（一二）漢初經師之說與周禮不同，故排棄之。馬融傳云：秦自孝公以下，用商君之法，其政酷烈，與同官相反，故始皇禁挾書，特疾惡，欲絕滅，搜求焚燒之獨悉，是以隱藏百年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二）周禮一書，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，因周禮不存，據己意探簡冊摹倣而爲之者。因其言之制與尙書典禮不合，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。（今）

廖平

（一三）孔子三朝記應入論語家，非禮家言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三）孔子三朝記皆孔子晚年之說，故多同王制。（今）

廖平

（一四）當信左傳，不信公穀，劉歆以爲左氏親見夫子，好惡與聖人同，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，皆傳聞之辭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四）史記稱左氏曰春秋，稱公穀曰傳，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。（今）

劉逢祿

（一五）論衡案書篇云，春秋左氏傳者，蓋出孔子壁中，而漢志稱孔壁所得止有尙書禮記論語孝經。說文序云，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。張蒼所獻者，是否經傳合編，則不可知。今左氏經文已經後師用公穀校改。觀三體石經與今本不同可知也。蓋左氏傳先恭王壞壁而出，說文序云，張蒼所獻是也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五）國語早出，左氏晚興。太史公自序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，不言左氏傳。國語爲左氏所輯，言皆紀事，故謂爲左氏春秋，

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同其稱。左氏春秋，卽爲國語，不謂左傳。又國語左傳撰非一人也。（今）

廖平

（一六）古文家間引緯書，則非純古文家，鄭康成一流是也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六）魯學爲今學，齊學在古學今學之間，齊俗好辯喜夸，又與燕趙近，不肯篤守師說。（今）

廖平

（一七）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撰，其中所記是否爲古代典章制度，乃成疑竇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七）王制言爵祿則職官志，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，言命官與舉則選舉志，言巡守吉凶軍實則禮樂志，言國用則食貨志，言司馬所掌則兵刑志，言司寇則刑法志，言四夷則外夷諸傳，宜其爲一王大法。（今）

廖平

（一八）新周猶言新邑，本無深義。故宋出於穀梁，謂孔子舊是宋人耳，毫無附會之可言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八）孔子卒，殯用殷禮，故春秋見司馬司城二官，所以明改制，上黜杞，下新周而故宋。（今）

廖平

（一九）公羊本義爲董胡妄說所掩，以致聖經等於神話，微言竟作豫言。（古）

章炳麟

（一九）左傳多緣經立義，其說不可信。（今）

廖平

(二〇)伊尹爲庖人，故尊宰舍，伊尹爲媵臣，故尊保嬰。(古)

章炳麟

(二〇)伊尹說湯以素王之法，與春秋素王義同。素者質也，從質之義，故春秋多用殷禮，今學蓋本伊尹。(今)

廖平

(二一)周禮爲立國要典，可資取法。宇文周用周禮，故能斷彫爲朴，變奢爲儉。隋及唐初，胥蒙其福，貞觀之治，基礎於此。(古)

章炳麟

(二二)何休以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。(今)

廖平

(二三)孔子述而不作。(古)

章炳麟引論語

(二四)六經皆孔子所作。堯舜皆孔子依託，而先秦諸子，亦罔不託古改制。(今)

康有爲

(二五)六經紀事，本爲化人，六籍只是古史陳賬。(古)

本章學誠語意今文家喜據之

(二六)六經皆微言不爲顯用。(今)

廖平

(二七)毛詩於履帝武敏歆，以疾訓敏，以帝爲高辛氏之帝，從於帝而見於天，將事齊敏，不信感生之說。(古)

章炳麟

(二八)賈逵引左傳以爲少昊代黃帝，卽圖識所謂帝宜，與河圖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說合。(今)

廖平

124989

(二九)公羊齊人，以孟子有其事則齊桓晉文之言，故盛稱齊桓。何休傳會以爲絀周王魯爲漢制法，非春秋旨也。(古)

(三五)古學師乎伯，乃一姓中興之事。(今)

章炳麟

(三六)春秋天子之事，猶云春秋天子之史記矣。周史秘藏，孔子窺之，而又洩之於外，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焉爾。(古)

章炳麟

(三七)孔子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，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(今)

廖平

(三八)古文之義甚廣，古文家所讀，時亦謂之古文。蓋古文家傳經必依原本鈔寫一通。故鄭玄誡子書有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之言。(古)

章炳麟

(三九)古文漢初皆有師，後有廢絕。(今)

廖平

(四〇)孔子不傳春秋，丘明不述左傳，則今日之視春秋，猶洪荒之世已。(古)

章炳麟

(四一)春秋虛託空言，特借時事以衍王制之制度耳。(今)

廖平

(四二)孟子自云，諸侯之禮未嘗學也，其說封建一事不足信。(古)

章炳麟

(四三)鄒與魯近。孟子云，去聖人居若此其近，蓋以魯學自負也。(今)

廖平

(四四)齊魯韓三家詩序不傳，而毛序全存。毛序所云，皆與左傳符合。此毛之優於三家也。(古)

章炳麟

(三〇)儀禮引詩皆齊詩說，爾雅爲魯詩之學。(今)

陳喬樞

(三一)公羊傳稱其師子沈子，穀梁傳則稱沈子，穀梁爲公羊師行，而穀又常稱尸俊之言。尸俊在秦孝公時，穀梁則彌近漢世。穀梁且然，公羊更無論矣。(古)

章炳麟

(三二)公羊常錄古禮，足見其書在秦前矣。(今)

廖平

(三三)左傳所載五十凡例，杜氏以爲周公之舊典，蓋據傳凡例謂之禮經，而謂此禮經爲周公所制也，或宣王始作春秋，王朝特起之例。(古)

章炳麟

(三三)左傳爲河間人所僞造，證爲先秦之書，其凡例爲劉歆門人所僞造。(今)

廖平

右表三十二則，舉列古今兩家之言，而以業師章太炎先生與廖繼平先生兩公之論爲多。章廖二先生爲清末民初古學今學兩大師。章先生受業於德清俞蔭甫樾，遠承戴東原王懷祖正統派之經學統緒，梁卓如謂爲清學押陣大將，智過其師者也。餘杭童子師，尙有譚獻復堂其人，復堂則私淑會稽章學誠實齋之史學，爲其刻文史通義者。餘杭之學，奄有浙西經學浙東史學之長，而自成新派者。蓋俞蔭甫先生嘗言王制爲公羊禮助今文家張目矣。餘杭亦恨其門多雜質，言外之意，豈不以曲園經學未純，平議雜纂之流，等之雜學雜說乎？而章實齋之文史通義，餘杭亦嘗糾之。餘杭同時人，惟服孫貽讓仲容，亟稱其周禮正義爲純古文學，足見其自待爲純古文學家矣。晚年撰左氏疑義舉例，蓋爲擁護古學有力之作也。廖繼平先生爲湘潭王闓運王秋大弟子。湘綺著湘軍志選八代詩及唐詩，儼然爲一代文史名家，顯於經學尙無若何主張，則廖平今學之發明，自得之致爲多。其所著今古學考，自謂分別今古得力，尤在將戴禮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，載

記今古先定，羣經之今古，無不悉定，而偉大之成就，則在斷定王制爲今學之祖，自信得續二千年不傳之絕學，誠非夸語。嘗自敘於今學用力最勤，日夜焦思，刻無停晷，屢改其說至數十次，始能豁然貫通，故所立說，無一說不本前人，無一義仍襲舊說。南海康更生於都門聞其說，至欲以師禮事之，可謂集今學之大成矣。茲篇蓋縉帶章先生經學概說，廖繼平今古學考等書，刺取其立論相反而極針對者，條列比較而成，蓋今古文學家最後爭論之纂要也。竊觀古今兩大師之論，可見古文主周禮，今文主王制，古文主左傳，今文主公羊，因主周禮，則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，具在周官，且謂字文周用周禮，故能斷彫爲朴，返奢爲儉，爲唐造貞觀之治。因主王制，則謂孔子晚年欲救周之文弊，從事因革爲繼周之事，而預爲漢制王者大法；因主左傳，則謂穀梁亦是漢初人，公羊高事穀梁之友沈子爲師，則更晚於穀梁，其書皆得之傳聞，而不足據；因主公羊，則謂太史公不見左傳，只云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，根本認左傳爲後人僞造，且以國語實爲左氏春秋，以相當於戰國時之呂氏虞氏二春秋。古文家今文家聚訟紛紜至此，斯世直無一人堪以聽訟，而拘板連坐者，尙不止此。古文家牽扳荀卿引周禮，謂荀子長於禮樂，賢於孟子。今文家亦牽扳孟子，謂彼近聖人居，堪以魯學自負，而斥荀卿爲燕趙人，未聞魯國聖人之緒論。尤可笑者，今學家以史記有伊尹說湯以素王之法，而援之爲孔子之所主，謂素者質也，從質之義，伊尹素王，孔子亦素王，故春秋多用殷禮，司馬司城之名，赫然在目也。伊尹殷聖，孔子亦殷人。竊怪孔子刪訂之書與各家記載孔子之傳記，何以無一語及伊尹，素王之素，恐不作如此解。而古學家則直誣伊尹爲庖人，曾以割烹要湯，故尊爲宰舍，又爲廢臣，比之保嬰，裂者說文阿字，故伊尹名阿衡，實爲賤者，則亦引繩批根，因嘗今文家而毀及伊尹之元聖矣。平情論之，王制之作，何從證明直接間接成於孔子。周禮左傳之書，何時隱於山崖屋壁，又何時入於祕府，史無明文。前人未嘗交代清楚，兩家以此爭論，皆苦主證毫無，尙不論其旁證不足也。昔曹操破袁紹，欲納袁

一 綱要

音韻平仄及四聲淺釋

計終勝

紹子婦甄氏，孔融虛構武王誅紂以姐已賜周公之言，操以爲然乃止，子丕遂得據之。操後恨融相戲，卒相殄滅。古文學家想當然爾之論較少，今文學家想當然爾之論獨多，儻所謂襲孔融之故智者歟！夫孔聖於論語有從周之言，於禮運有周公其衰矣之嘆，於論語復有甚矣吾衰也久矣夫吾不復夢見周公之喟，則不論周禮晚出之僞與不僞，其欲復周之制度，可決言矣。孔子何知後世有漢代，而豫作王制爲漢開一代宏模耶？王制一書，如爲孔裔任漢博士者所爲，有無干祿之意，尙當待考。以漢高之謾罵儒生洩溺儒冠，學孔子之道，均恐受辱，故叔孫通爲漢定朝儀，而魯兩生不肯行。此魯兩生者，當間接事孔子於故鄉者，何以不於此時獻王制學殷箕子之於洪範乎？左氏傳之名，雖不見於太史公書，然許慎說文序已見之，且可以毛公詩序合明其實之多出於真，使爲僞造，何以遂能脗合至是！今文家又云左氏傳壹如呂氏春秋虞氏春秋，則一雜史書耳。張蒼何必獻之朝廷！而國語一名，已見於太史公書，則又何必強派爲左氏春秋！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，亦見史記，其書已佚，而與樓緩論難諸語，具見戰國策趙策中，則以戰

國策一書爲虞氏春秋，又有何不可耶！今學之趨向，可至疑古，故末流泛濫，至謂堯舜亦孔子所僞造。古學則偏於信古，如疑古則史不足信，史不足信，則褒貶勸懲失其效，無以化民而成俗。伊尹之聖，孟子以比仲尼，割烹要湯之事，早經孟子辯其誣罔，何必就文字上斤斤較量其必爲宰夫阿保乎！夫學以求是也，求是以善其身也。董仲舒致膠西之治，又嘗有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言，則其人雖獨明今學何害！馬融諂事梁冀，於其第成獻頌，又嘗奏陷李固，其人品卑下，雖獨明古學，又有何益！鄭玄鄉號鄭公，里名通德，黃巾不敢犯其境，別袁紹時祖饒者三百人，其人品粹美，雖混亂今古文，而又何罪焉。章廖二公，一居東浙，一處西蜀，人品學術，皆爲近世偉人，其治學精神各有獨到，固當爲國內東西兩大師。兩公未嘗接席，而六譯撤瑟時，遺命其後人巧餘杭文字銘幽。足見通人氣類相融，識度之超，古學今學主張之不同，其亦如在陸賈車在水資舟，有不得不行其便者乎。



一平上入
1 5 3 1